

开
栏
的
话

1927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办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开启了我军院校教育先河。从井冈山上的艰辛探索到长征路上的浴血坚持,从抗日烽火中的深入敌后到解放战争中的正规训练,一所所军队院校始终坚决听党指挥,坚持军政兼优的育人标准,不仅为部队源源不断输送一大批军政兼通的人才,还边教学边战斗,积极配合主力部队英勇作战,出色完成战斗任务。为使读者更加了解我军院校建设和发展历史,本版即日起推出“战火中的军队院校教育”系列稿件,敬请关注。

井冈山教导队——

开创我军院校教育先河

■钱锋 廖和春 曾庆友

1927年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往湖南,与湖南省委一起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此期间,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官兵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低、军事技术差等问题。10月,起义部队转移至井冈山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加剧,加之战事频繁,无论干部还是士兵都亟须加强军事训练,以提高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当年11月底,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县市的龙江书院,创办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军官教导队(以下简称“井冈山教导队”)。

井冈山教导队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后开办的第一所军事教育机构。毛泽东十分重视井冈山教导队建设,亲自选拔干部,挑选军事素养较强的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第一团军官队长吕亦任教导队队长;调整钟任党代表兼党支部书记。毛泽东还为井冈山教导队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为部队和地方培养输送干部,二是改造俘虏,三是调查研究敌情。教导队实行严格的“三操二讲一点名”作息制度,学习内容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

授课深入浅出,鼓舞官兵斗志。井冈山教导队开办后,毛泽东经常为学员讲授政治课。毛泽东的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从大家最熟悉的事物讲起,谈笑风生,拨人心弦,给人以启发和鼓舞。一次课堂上,毛泽东以春米为例,生动形象地讲解什么叫作“革命”。他说,从一个人拿棍子春米,到用水车春米,再到用机器碾米,这就是进步,这就是革命。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所有有用人的生产,变成用机器生产。要达到这个目的靠谁呢?要靠群众自己。那么,群众怎么知道革命的道理呢?那就要靠我们共产党员去讲,所以,你们要到哪个地方,都要注意学习这个问题,红军就是个大学校。”

还有一次,毛泽东发现学员谢华光因练习刺杀不得要领,而被教官训斥。回清静后,毛泽东突然指着前方对谢华光大声喝道:“你看,恶霸带着乡丁到



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军官教导队旧址——龙江书院。

你家捉拿你母亲来了,还不快刺他!”谢华光听后,昔日家中悲惨的画面浮现眼前,顿时怒上心头,端起枪向前猛刺,又狠又稳又准。一旁观看的教官和学员,无不连声喝彩。毛泽东说:“练刺杀,要把阶级仇恨带进去,这就叫‘有的放矢’!”这件事迅速传遍井冈山各部队,极大鼓舞官兵的革命斗志。谢华光毕业后回到家乡古城区担任赤卫队队长,带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并在新城、漴田战斗中有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成功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

三项训练内容,紧密结合实战。井冈山教导队的军事训练,也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改进完善。1927年12月,毛泽东发现教导队军事训练只有队列、射击和投弹等单兵课目,且与实战结合不够紧密。于是,他帮助教导队总结经验,要求教导队加强战术训练和夜间训练,具体规定了三项训练内容。

第一项:“八字战术”,即“利用地形物,发扬火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具体就是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隐藏自己,紧盯敌人行动,瞄准敌人开枪,增加敌人伤亡、减少我方无谓牺牲。第

二项:“十二字游击战术”,即“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来我去,不是消极逃避,而是有计划地撤退,在撤退中找准有利时机杀伤敌人,打乱和迟滞敌行动,削弱敌优势;敌驻我扰,就是扰乱驻守之敌,军民联合采取多种方法手段,潜入敌营地,探察敌情,破坏敌军事设施,搅得他们昼夜不安、疲劳不堪,并伺机消灭;敌退我追,就是要乘势追击退却之敌,重点打击对手的伙夫担子,俘虏敌伤员,缴获敌枪支弹药,让敌军撤得不痛快不踏实。第三项:加强夜间训练。学会走夜路,特别是夜间走山路。尖兵班和排长要注意掌握各条道路各个方向的敌情,前进中发现敌情要立即查明情况,及时上报连长处理。同时,要学会夜间摸哨,夜间观察目标,传达口令和命令。在充实游击战术、夜间训练课目基础上,教导队还增加了野外实地演练的课时。

战火中的军队院校教育

太原战役：
艰苦卓绝的城市攻坚战

■陈琪 戚苏源

太原战役,自1948年10月5日起至1949年4月24日结束,历时6个月20天,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城市攻坚战。此役,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和地方保安团13.5万余人,结束阎锡山对山西38年的统治,为我军进军大西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利制宜,控制外围要点。太原城位于晋中平原北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国民党为维持其在山西的统治,在太原城修建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并在防线上修建5600余个碉堡。蒋介石还空运4个团1.1万余兵力和大量物资支援阎锡山。中央军委决定由徐向前、周士第指挥以华北军区第1兵团为主的18个旅11.5万余人,于10月18日发起对太原的进攻。

正当我军逼近太原城郊,进行战役准备时,太原守军为抢粮和破坏我军战役准备,于10月1日以7个师分三路南进。第1兵团前委及时制宜,决定抓住敌脱离坚固工事有利战机,提前发起运动战,充分发扬运动战优势,求得在运动战中歼敌。经过11天的作战,我军逼近且部分地突破太原的第一道防线,歼灭敌军1.2万余人,攻克90余个据点,占领了武管机场,并用炮火控制城北新城机场,断绝阎锡山获取外援的空中通道,达到孤立太原的目的。兵团前委原计划以城东南为主要突击方向,乘胜突破敌人外围防线。随着战役推进,发现城东南虽然地势开阔,利于部队机动,但守敌工事坚固,且重兵把守,即便攻下也难以形成对太原的致命威胁。兵团前委果断改变计划,选择居高临下、俯瞰全城的

东山作为主要突击方向。东山是太原城主要屏障,防线上有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和山头四大要点。10月16日,我军对东山发起进攻,激战至11月12日,控制了东山四大要点,歼敌2.2万余人。

围而不打,开展政治攻势。太原作为山西省省会,不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还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因此,太原战役既要歼灭敌人,又要保护文物古迹和工业设施。在解放太原的过程中,我军在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工作,从思想意志上瓦解敌人军心士气,取得良好成效。

11月16日,中央军委出于战略考量,电示第1兵团“缓攻太原,围而不打”。第1兵团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以部分兵力坚守前沿阵地,监视敌军,主力转入休整。同时,广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第1兵团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各师成立政治攻势委员会,团营设政治攻势中心领导小组,连设政治攻势小组。具体任务是了解敌情,分析形势,研究敌军心理,及时提出对策;培训骨干,总结推广经验,提高斗争水平;改进斗争方式,妥善安置投诚起义人员;实施会议汇报制度,及时掌握工作动态。二是强调针对性。政策能不能奏效,加强宣传的针对性非常重要。阎锡山盘踞山西多年,根基相对牢固,但是下层官兵多为受愚弄、受控制、受奴役的对象。针对敌军复杂的心理状态,第1兵团对敌斗争委员会强调宣传内容着重揭露敌人的谣言和欺骗宣传,讲形势、讲政策、讲出路。针对不同情况、不同对象,先后印发宣传品



太原市民迎接解放军入城。

40余种50余万份。阎锡山部非常注重老乡关系,我军阵前喊话时,先听对方口音,再派出与其同县、同乡的战士、民工宣传政策,收到很好的成效。三是军事行动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战场上的瓦解工作,不能孤立进行,必须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与军事行动相辅相成。为断敌空中援助,我军以一部兵力控制敌新修的机场。同时以小队部队袭扰敌军,杀敌士气。这场攻坚战一直持续到攻城前夕,促使1.2万余敌军起义投诚。相当数量的敌军受影响,在攻打太原主城的战斗打响后,放弃抵抗,大大减少了我军攻城部队的伤亡。

多路围歼,全线解放太原。平津战役结束后,阎锡山见大势已去,乘飞机逃往南京。此时,太原守军仍有6个军17个师共7.2万余人。在前期开展卓有成效的政治攻势基础上,为形成绝对兵力优势,1949年3月,由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改建的解放军第19、第20兵团和2个炮兵师开赴太原,会同由第1兵团改建的第18兵团等部总攻太原,使太原前线解放军兵力达到32万余人。此时,太原守军粮弹殆尽,士气低落,而我军经过休整、补充,士气高涨,战斗力强。4月

20日凌晨2时,我军集中全部兵力分10路向守军发起攻击,首先分割围歼外围守军,而后会攻太原城。至22日,我军摧毁守军在城外的所有据点,全歼其太原外围5个防区的14个师,占领攻击城垣的出发阵地。

为减少太原市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我军前线司令部向守军发出劝降最后通牒。在劝降未果的情况下,24日15时30分,攻城部队发起总攻,以1300余门火炮对城垣发起总攻。第20兵团首先由小北门东侧突破城垣,第18、第19兵团也相继由南面、东面攻入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国民党军在防御太原主战过程中,将主城划分为数十个防区,守军主力被限制在各自防御区域内,区域与区域之间缺少联系,彼此孤立,机动兵力少,不利于相互配合和支援。我军以小群多路、穿插迂回的战术,很快将敌人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突击部队与敌人不纠缠、不恋战,猛打穿插,遇到顽强抵抗,以小型爆破手段,迅速开辟前进道路,向守军指挥中心快速穿插。在强大军事压力下,守军纷纷缴械投降。至10时,太原全部攻克,守军无一漏网。至此,太原战役胜利结束。

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

鸡父之战,爆发于公元前519年夏,是吴、楚两国为争霸淮河流域在鸡父(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南)进行的一次重要会战。此战中,吴军把握战机、灵活运用兵,出奇制胜,最终击败楚、陈、蔡等七国联军,夺取淮河流域州来(今安徽省凤台县附近)这一战略要地,在此后的吴楚争霸战中占据优势。

趁敌变故,抢抓战机

公元前6世纪初,吴国渐渐兴起,和晋国缔结同盟后,不断侵扰楚国东部地区。地处长江与淮河南下游的吴国,向西北进攻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无异于仰攻,因而一直未有突破性进展。于是,吴国将视线转到淮河中游地区,尤其是盯上了淮南重镇州来。州来与东面钟离国(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南面居巢国(今安徽省合肥市西北)形成犄角之势,一直是吴国难以逾越的障碍。

公元前519年,吴王僚率军进攻州来。楚平王得知后,下令司马遯越统率楚、陈、蔡、沈、许、胡、顿七国军队前往救援,并派令尹子瑕督师。吴军见联军力量强盛,主动从州来撤至钟离国一带等候战机。不料,子瑕病死于军中,横遭变故的楚军士气低落,司马遯越被迫回师鸡父休整。

兵力原本处于优势的楚国联军,因子瑕的病故打乱作战节奏。楚国联军不战而退,为吴军创造战机。所谓战机,指在战争过程中出现对己方有利的作战机会。战机,既可以是由于敌方策略失误给己方以可乘之机,也可以是一些偶然因素使敌军出现混乱或实力被削弱。战机往往可遇不可求,即使出现也是稍纵即逝,能否及时把握战机无疑是对一支军队的考验。正如《孙子兵法》所强调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战争中要灵活机动,因敌情来决定自己的作战行动。

吴军没有放弃这一良机。吴公子光向吴王僚建议率尾随楚国联军,伺机而动。他认为,跟随楚国而来的都是受楚胁迫的小国,胡、沈两国国君年幼骄狂,陈国国君的大夫硬硬却固执,蔡、许、顿三国一直怨恨楚国的压迫。楚军内部,子瑕去世后,司马遯越资历尚浅,难以号令联军。七国联军“同役而不同心”,兵力虽多仍是可以击败的。吴王僚听从公子光的建议,率军迅速向楚国联军逼近,在到达鸡父的次日发起进攻,利用当天“晦日”的特殊天候条件(古代晦日不打仗),乘敌不备,以奇袭取胜。吴军突破礼法限制、反其道而行之,成功抢抓有利战机,为自身赢得战争主动权。

各个击破,楚师大溃

除抢抓战机外,吴王僚还针对敌情作出具体周密的作战计划。吴军决定采取各个击破战术,首先以一部分兵力击败实力较弱的陈、沈、胡三国,以此扰乱本就对楚国心存不满的蔡、许、顿三国军心,最后集中兵力攻击楚军。

一切准备就绪,吴军于晦日当天突然出现在鸡父战场。此举完全出乎司马遯越意料。仓促间,将陈、蔡、沈、许、胡、顿六国军队列于阵前作为屏障。吴王僚以自己所率的右军、公子光所率的左军等主力预作埋伏,以不习战阵的3000名囚徒为诱饵,攻打胡、沈、陈三国军队。

双方交战不久,未经正式训练的囚徒难以对抗正规军队败下阵来。胡、沈、陈三国军队贸然追击,不知不觉进入吴军主力的预定伏击圈,导致胡、沈两国国君和陈国大夫被杀。而后,吴军故意释放部分俘虏逃回己方阵营。这些俘虏逃过一劫的俘虏口中高呼:“我们的国君被杀了,我们的大夫被杀了。”蔡、许、顿三国军队见状后,军心动摇,阵势不稳。此时,吴军乘胜追击,乘胜擂鼓呐喊进攻蔡、许、顿三国军队。三国军队惊恐之下无心恋战,不战而溃。因为当天是晦日休战,未及列阵的楚军被逃亡的盟军冲散,又遭吴军掩杀。吴军大获全胜。



公元前6世纪末,吴楚两国形势图。

鸡父之战

■于涌泉

胜,并乘胜攻州来。

要地之争,关乎全局

自吴国兴起并向西扩张伊始,淮河中游地区便成为楚国抵御吴国入侵的前线,也是吴国意图争夺的首要目标。鸡父之战后,吴国完全控制这一地区并建立起对楚国的地缘优势。

此举反映出当时人们已意识到地理因素对战争的重要影响。《孙子兵法》详细介绍在不同地域的作战原则。其中,“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的“争地”是指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这样的地区一般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地形上易守难攻;其次,位于交通要道,可连通不同的地理单元;最后,靠近敌方核心区域,占据者既可将这一地区作为进攻的跳板,又可作为防御的阵地,充分占据主动。因此,各诸侯国对“兵家必争之地”的反复争夺很常见,战场双方在占据极大地缘优势的同时,往往更容易在日后消灭敌方。

在春秋时期的吴楚争霸战中,州来、钟离国、居巢国等地组成的淮河中游地区是两国必争之地。楚国控制这一地区时,将此作为防御前线,三地形成犄角之势,使吴国处于仰攻的不利态势,数次进攻无功而返,即便一度占据州来却无法持久。在取得鸡父之战胜利后,吴军乘胜拿下州来等地,牢牢控制住淮河中游一带,势力进入大别山西北麓,剪除楚国的东部屏障,还使自身获得稳定的前线阵地,便于向楚国进一步发起进攻。自此,吴国获得对楚国的地缘优势,楚人沈尹戌忧心道“亡郢之始于此在矣”,可谓一语成谶。十余年后,吴军长驱入郢,正是得益于此战所奠定的战略优势。

相关链接

各个击破

各个击破为军事战术的一种,指在面对较为强大的敌军时,通过各种方式将敌军分割成多个部分,然后集中己方优势兵力将各部分敌军分别消灭。这也是《孙子兵法》中“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以十攻其一”思想的体现。利用这一战术可将己方兵力上的劣势转化为优势,从而抓住战争主动权。从战国时期的伊阙之战将两股敌军分别击败,到明末时期的萨尔浒之战将四路敌军分别击败,再到淮海战场上我军将数路敌军分别击败,都是采取这一战术。